

# 天使变魔鬼! 女车主挺身救人后不堪赔偿压力捂死伤者

## 女车主挺身救人

2007年9月18日,受台风“韦帕”的影响,浙江地区下起大雨。早上九点,司机李金洋驾驶一辆东风中型货车,行驶至杭州市萧山区楼塔镇楼下院自然村一个三岔路口时,将村民何大海撞倒在地,后车轮从何大海的左腿上轧过。伤者奄奄一息。李金洋吓傻了,双手颤抖地拿出手机,给车主打电话。车主名叫章红彩,今年34岁,也是杭州市萧山区人,多年来一直从事货运业。

接到司机的电话,章红彩吓坏了,她立即拨打了110和120。等她赶到车祸现场时,救护车还没到,76岁的何大海已经危在旦夕,鲜血和着雨水形成一条长长的“红流”。见雨越下越大,章红彩脱下衣服盖在老人身上,并给老人打气:“大爷,撑着点,救护车快到了,你不会有事的。”

三个小时后,老人的手术终于完成了,但生命尚未脱离危险,他被送进了重症监护室。

章红彩一刻也不敢耽误,立即赶回家取钱,可存折上只有8000元钱,那是全家人仅有的积蓄。章红彩家境并不富裕,2003年她和丈夫贷款买了第一辆车后,好不容易才还清了贷款。2006年10月份,他们又找亲戚朋友借钱买了第二辆车,钱还没还上,就发生了车祸。



出事的病房被贴上封条 胡元勇 摄(资料图片)

## 司机人间蒸发

几天后,交警部门对这次事故作了责任认定:司机负全责。此时,李金洋消失了,怎么也找不到人。丈夫章华明让章红彩去河南李金洋的老家找他,章红彩长叹一口气,说:“找到他又怎么能怎么样?咱家已经被这事毁了,何必再一家跟着咱受累呢!”

2007年10月3日,医院通知章红彩,她预交的两万元已用完,须立即补交。这时,老人的儿子何晓兵找到章红彩,开门见山地说:“如果你愿意拿15万来出了私了,从此以后我父亲是死是活都跟你没关系,怎么样?”亲戚朋友都在旁边劝章红彩:“你就同意吧!花钱买个清静。如果要把伤者治好,15万肯定打不住;就算治好,以后的生活谁来照料?你会

被拖累一辈子的!”章红彩有点动心,她问何晓兵:“私了以后,你还让你爸继续住在医院,直到把他治好吗?”“那是我们的事,你只需要告诉我不同意见。”看着何晓兵,章红彩十分矛盾,万一……

一天,章红彩找到何晓兵:“我们夫妻都太忙了,你们能不能抽空多照顾一下你父亲?”何晓兵以为章红彩想推卸责任,很是生气:“当时不是说好了吗?一切责任都由你们承担,我们家离医院太远,来回不方便,你们没时间就请人照顾吧!”无奈,章红彩只得白天抽时间去医院照看老人。这期间,何大海基本上处于半昏迷状态,吃喝拉撒全在床上。

几天下来,章红彩瘦了一大圈。章华明心疼妻子,以每天50元的价格找来了一名护工。

## 护理病人起争执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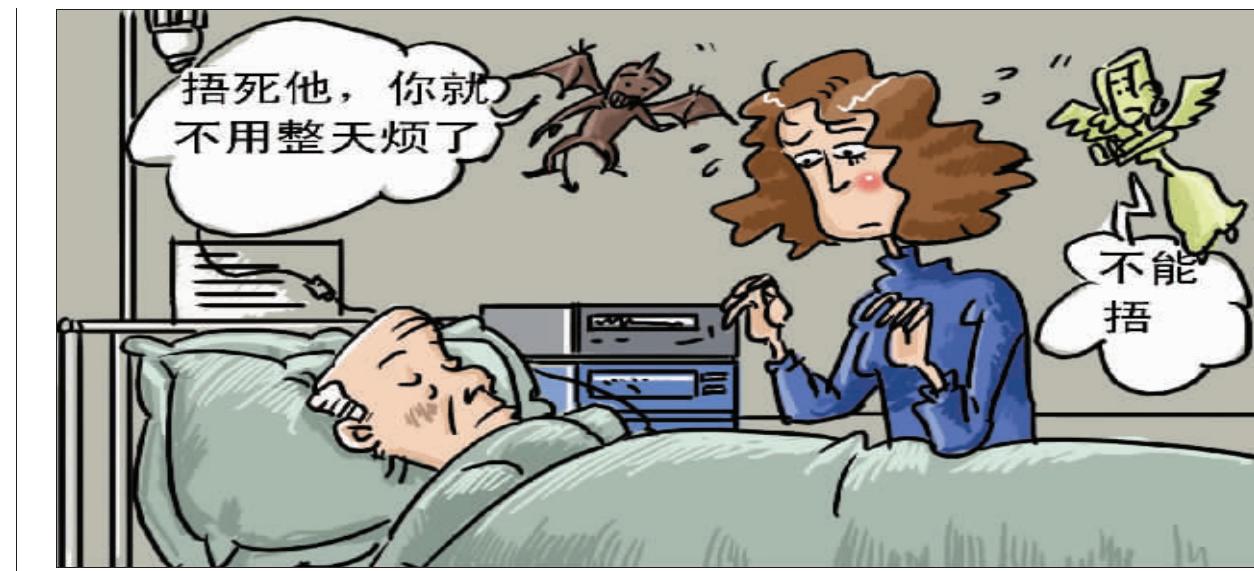
自从给何大海请了护工,章红彩就不像以前那样勤了。10月中旬的一天,章红彩出完一趟长途回来,刚赶到医院,护士进来说:“病人的账上没钱了,再不交钱我们只能停药。”章红彩赶忙说:“千万别停药,钱我马上补上。”

刚离开医院,章红彩就接到了何晓兵打来的电话:“医院催费了,你要不想给他继续治疗,就把他拉回家吧!”“你说的什么话,你……”章红彩正要发脾气,可对方把电话挂了。

2007年11月12日,章红彩刚起来不久,何大海的家属气冲冲地找上门来:“你怎么还不去交钱,医院整天给你们打电话。你们当初说得那么好听,倾家荡产也要给我父亲治病,那些漂亮话哪去了?”

一天深夜,章红彩从医院回来刚睡着,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了她。电话是何晓兵打来的:“没钱了,这次多带点来,医院天天催我们!”章红彩累得实在不想说话,一气之下把手机关了。没想到,刚入睡,床头的固定电话又响了,何晓兵在那边嚷道:“你干吗关机?是不是不想负责了?没钱了,对方觉得对方这是无理取闹。

临走,对方撂下话说:“人是你们撞的,想逃避责任,要是再不拿钱我就把老人拉到你家里。”他们走后,章红彩一下子瘫痪在了地上。自己当初确实说过倾家荡产也要把何大海的伤治好,可真要倾家荡产,她又舍不得,那两辆中型货车是丈夫的命,全家就靠它吃饭,要是卖了,这个家就算完了!



## 丧失理智杀人

11月19日下午,章红彩接到主治医生打来的电话:“病人停药后,腿已经开始溃烂了,你尽快来医院一趟,商量下一步该怎么办。”

章红彩问:“像他这种情况,要想治好,大概需要多少钱?”“不好说,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。”医生没有明确回答。

章红彩后来对办案民警这样解释她当时的心态:“第一次替他,我只是下意识地做了个样子,发泄一下心里的恨恨,并不真的想杀他。”

章红彩在整理便益时,心情变得特别烦躁。何大海这样死不了活不成,也不知道哪一年才能出院,即便有一天出院了,出院后的后续治疗费、护理费、营养费、残疾器具费,也会像山一样地把她压死。何大

海不死,她就像掉在深不见底的黑洞里,永远望不到尽头。章红彩突然站起身来,再次把被子蒙住了何大海整个头部,两只手慢慢地按下去……

何大海有些轻微的挣扎,但仍然没醒。章红彩丢掉棉被,蹲下身子,去整理便益。

“第一次替他,我只是下意识地做了个样子,发泄一下心里的恨恨,并不真的想杀他。”

章红彩后来对办案民警这样解释她当时的心态。

章红彩在整理便益时,心情变得特别烦躁。何大海这样死不了活不成,也不知道哪一年才能出院,即便有一天出院了,出院后的后续治疗费、护理费、营养费、残疾器具费,也会像山一样地把她压死。何大

海被子弹蒙住了何大海整个头部,两只手慢慢地按下去……

何大海有些轻微的挣扎,

但仍然没醒。章红彩丢掉棉被,蹲下身子,去整理便益。

“第一次替他,我只是下意识地做了个样子,发泄一下心里的恨恨,并不真的想杀他。”

章红彩后来对办案民警这样解释她当时的心态。

章红彩在整理便益时,心

情变得特别烦躁。何大海这样

死不了活不成,也不知道哪一年才能出院,即便有一天出院了,出院后的后续治疗费、护理费、营养费、残疾器具费,也会像山一样地把她压死。何大

海被子弹蒙住了何大海整个头部,两只手慢慢地按下去……

何大海有些轻微的挣扎,

但仍然没醒。章红彩丢掉棉被,蹲下身子,去整理便益。

“第一次替他,我只是下意识地做了个样子,发泄一下心里的恨恨,并不真的想杀他。”

章红彩后来对办案民警这样解释她当时的心态。

章红彩在整理便益时,心